流盪在山林間的法情

師父與村民之間

釋自陶

師父們的拜訪為村民捎來佛菩薩的問候，
一聲「阿彌陀佛」的招呼與回應，善意在彼此的心田流動，
涓涓滴滴的法情匯集成清淨的法流，流盪在山林間……

就這樣，世居在內埔仔這片山林的人們與香光寺的法師，在「大媽」的守望中擁有共同的回憶。

捎來佛菩薩的問候

每年初春的幾片綠意剛在枝枒綻放，常可看見騎著摩托車，頭戴安全帽的香光寺師父拿著

法會的邀請帖挨家挨戶到村裡佈教，請大家回寺迎春過年。她們或到村落的市集，或去更偏遠的山中，即使山裡只有幾戶人家，法師們仍然帶著佛菩薩的祝福前往。

山間果農熱情地招待寺裡來的朋友，女主人忙著沏上今年新鮮的春茶，男主人則遞上剛從枝頭採下的橘子，有的甚至開卡拉OK唱歌助興。他們談著今年農作物的收成與外出求學孩子的近況。閒談間他們帶師父們到屋後的果園，隨手摘下一大籃葡萄柚，「帶回去給寺裡的師父吃吧！」「這些果子醜歸醜，還是挺甜的！」他們長年被太陽曬黑的臉上，閃動著熱切與幾分靦腆。

有時在山徑上碰到了鄰人，被拜訪的人家也會高興地向他們喊著：「是寺裡的師父啦！來看阮啦！」「師父啊！來阮家坐啦！」隔著小小的山溝，親切的邀請從對面那片山頭傳來。

每一戶人家的熱情幾乎是一樣的。常常與村民談完話穿過低低的屋簷走出來時，天空已飄

◎帶著佛菩薩的祝福，法師每年都會拜訪村民，村民熱情地接待寺裡來的朋友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起山區常見的雨絲，這時三合院內的幾戶人家更爭相出來送雨衣，叮嚀天雨路滑，騎車要小心。

師父們的拜訪為村民捎來佛菩薩的問候，也帶回滿滿的水果與情誼。

山谷間的「阿彌陀佛」

平常的日子裡，在供奉「大媽」之餘，村民也不忘關心師父的生活。

有一年，龍眼大豐收，市場消化不了，一斤還不到十元，光請人採收的工錢及運費都比賣價多上好幾倍，採收後即使全部都賣出去也無法回收成本，村民只好任滿樹的龍眼高掛，直到它們自行掉落歸塵，雖然滿山滿眼的龍眼，就像一層層厚厚的黃雲壓在村民的心上，但有的人仍忙著烘製龍眼乾，大包小包地讓師父們帶回。小黃瓜、絲瓜豐收的季節，香光寺的大寮裡也堆滿了成堆的瓜果；端午節到了，村民會邀師父去採粽葉以包粽子；而山上的野菜、黑甜菜、仙桃、橘子、葡萄柚等更是師父常可收到的食物。

山間的公車遲到二十分鐘是很正常的，等一個小時才見公車姍姍來遲也是正常的，開著農用拼裝車的果農或騎著摩托車的婦女，看見師父在路旁等車時，總是會停下來載師父一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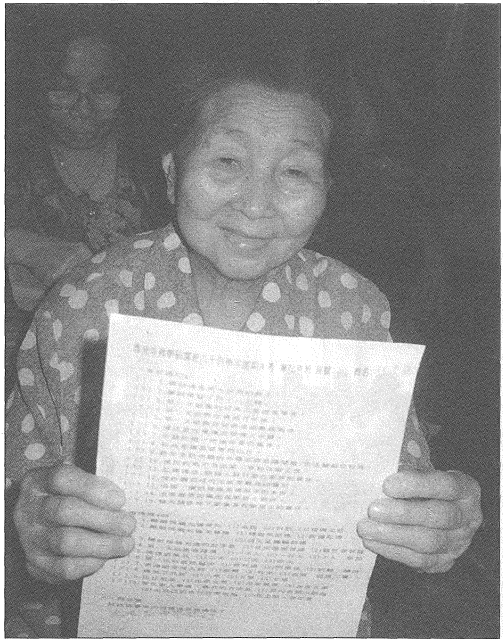
不論什麼時候，只要遇到法師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的招呼與回應，就迴盪在山林清新的空氣間，善意也在彼此的心田流動。多少年來，多少次相遇，多少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已沒有人算得

清楚了，只記得在白鷺鷥飛過的山谷、在兩旁掛滿累累果實的小徑，或在村庄街角的店面，有那麼一句「阿彌陀佛」一直在招呼著、回應著……。

流向山村的佛法

為使經年「做山」的村民們有熏習佛法、開拓視野的機會，二十多年來，香光寺的法師為他們設想並舉辦了許多活動，從早期的兒童課業輔導班及成人的「論語班」到現在的「佛學研讀班」，這份對鄉土的關懷不曾稍減。

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天，常常近中午時分就可以看到提著花布包，拿著黑雨傘的老人到寺中來等著參加下午的念佛會。住得遠的就坐公車來，住得近的就走



◎拿起筆簽上自己的名字，在滿佈皺紋臉上，笑意是如此喜悅滿足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路來，不會坐車而住在更偏遠山區的人則由家人送來。

有位住在較遠山頭的桃源村老菩薩，總是在中午十一點半前用過午飯，頂著太陽走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到香光寺參加共修，問她累不累、要不要休息，她總是笑笑著走到觀音殿念佛，彷彿她早就在這兒一樣，那麼安詳自在，他們手拿念珠在殿內靜坐念佛的神情，令人動容。

在「菩提系列」活動中，師父教導他們插花、煮素食、讀經、寫字，希望他們將佛法的精神融入在生活中。原本不會看字的老菩薩們，在師父一字一字的教導中也會誦經了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也能用巍巍顫顫的手，拿起筆寫出自己的名字，他們在經本上、書包上、作業簿上簽上名字，在滿佈皺紋的臉上，笑意是如此喜悅滿足。

平時他們在家裡忙完農事，也會練習寫字或抄經，並且拿回來給師父批改，遇到寫錯字時，師父規定要重寫一行，但是他們往往會寫上一篇，樸拙的字跡中盡是慎重的心意。

◎法師到縣內的國中演講，希望將正確的人生觀傳遞給青少年。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佛學研讀班開辦時，除了課堂上有系統地介紹佛教義理、佛門禮儀之外，師父們還租遊覽車，帶同學們到各地寺院、風景名勝參訪。

每當村中有人過世時，師父們會到喪家致哀念佛，勸導他們在民間喪儀中也能念佛、誦經或布施，為亡者種植功德。每回寺裡有法會時，村民會負責搭帳篷，婦女們會結伴回寺幫忙切菜準備齋食，就讀佛學研讀班的同學則獻供、獻唱。

在假期時，香光寺也曾舉辦兒童才藝營和暑期課程輔導，教導村中的初中、高中同學們數學、書法、英文、國文等課程，甚至聘請嘉義資優老師來山輔導他們課程，法師也曾至附近的國中、小學演講，以佛法與青少年朋友們結緣。而在全民健保未開辦之前，香光寺曾辦有義診，另外也有火災救助、颱風救助、公路災禍起薦等，希望為地方略盡棉薄之力。

隨著佛法的傳遞，這些涓涓滴滴的法情匯集成一股清淨的法流，歲歲年年流向山村；而同時也有一股來自純樸心田的真摯情誼，年年歲歲自山林間流向香

◎「菩提參訪」活動，師父帶村民到各地寺院、風景名勝參訪。
（圖為民國八十一年，悟因、明迦法師率村民至高雄元亨寺參訪。本刊資料照片）

光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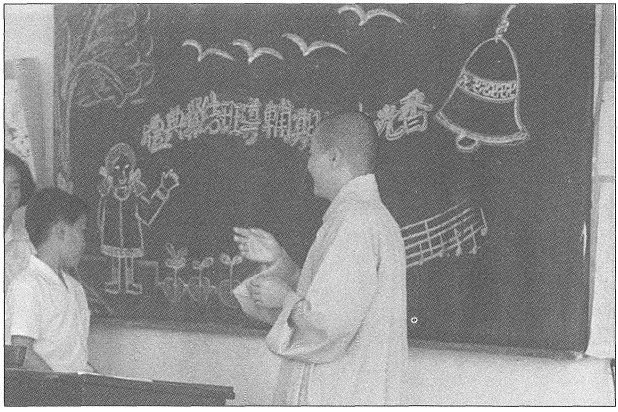
誤會就從謠言開始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也不知出自何人，有關香光寺的謠言就在街頭巷尾、茶餘飯後展開。誤會點點浮現，儘管香光寺法師一再表明立場，四處竄起的謠言仍不斷擴散，揮之不去。

當中台山出家事件在社會上喧騰一時之際，村裡也傳出香光寺法師使用法術誘惑女青年出家……

當妙天禪師蓋納骨塔以詐財轟動社會時，村中又傳說師父要將「大媽」的金身移往新的大雄寶殿，就是要拆掉原有的舊殿，興建納骨塔，群情激憤，甚至有人揚言要誓死護殿……

當有人抨擊湄州媽祖遶境全台，入廟要數十萬元時，香光寺也被不知情受鼓動的村民指責每頂轎入廟要數萬元，而事實上歷任「爐主」在「會帖」時，早已針對此事澄清過……



◎香光寺舉辦暑期輔導班，教導村中青少年數學、英文、國文等課程。（圖為心志法師於暑期輔導班結業典禮頒獎鼓勵同學。本刊資料照片）

當原有的金爐因八十三年擴建工程挖地基，且遇席斯颱風以致水土流失，而不幸倒塌時，村中謠傳法師故意毀掉金爐，不讓他們燒金紙以敬神，而枉顧法師以鋼索綁住金爐，準備臨時金爐以應急的用心……

佛教道場本是以素食禮拜，香光寺雖是佛教道場，但為尊重地方上的傳統，葷腥之類的食品都是放在觀音殿門口祭拜，如此情況行之二十餘年沒有改變，即使是中元普渡大拜拜，村民也漸漸改以鮮花素果或素食製品祭拜好兄弟們。若遇到村民偶有拿牲禮祭拜，法師仍然尊重其誠心，可是現在卻謠傳師父不准村民拜牲禮……

香光寺動土擴建時，村民舞獅、獻供、獻唱共同慶祝，但是有心人士卻謠傳法師做什麼事都沒有通知他們，包括香光寺擴建工程……

當香光寺僧眾人數漸漸增多時，村民便

◎民國八十二年，香光寺擴建動土典禮上，村民舞獅、獻供、獻唱，共同慶祝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謠傳香光寺被「菜姑」佔去了，「菜姑」不讓人進廟拜拜……

是誰變了？

就如拜牲禮的習俗從來沒有離開過香光寺一樣，謠言也從沒有離開過香光寺。

就在二月十八日那天發生了非法的「香光寺管理委員會」欲強行接管香光寺的事件，一些村民就在「大媽」的座下敲鑼打鼓傷害法師，而法師只能無言靜坐抗議……，這些畫面配合著「僧俗爭廟產」的標題，透過媒體傳送到世人的面前。

二十多年的光陰逝去，當初邀請法師來弘法的地方長老們雖已相繼凋零，但法師與村民之間的法情早已流盪在山林間，而今橫生衝突，是村民變了？還是香光寺法師變了？抑或是有心人的從中煽動？只留下一個問號，給這片蓊鬱的山林與依然守望的「大媽」。

◎二十多年的光陰逝去，法師與村民間的法情已流盪在山林間。

（圖為張登財（左一）贈書與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，由悟因（右一）、明迦（右二）法師接受。本刊資料照片）